

宋史

卷四百四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07)
函號	別 10 1



宋史卷四百十四

列傳第一百七十三

即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重華軍節度使相監脩國史預經筵書都總裁脫脫

淺草文庫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補承事郎八年轉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十四年舉進士紹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遷

太社命三年遷太常寺主簿以親老請祠主管冲佑觀
丁父憂慶元二年復爲大理司直尋改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濟溝洫固隄防
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未作爲水旱之備葺城郭脩
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穀明烽燧爲邊鄙之防丞相
京鐘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鏗遠甚願以子孫
爲託四年授樞密院編脩官遷太常丞尋兼工部郎官
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勾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舉浙
西常平開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
遷秘書少監遷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

彌遠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訶詔在位者言事
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
人此爲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
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
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旣多留衛
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
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
內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
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
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

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奏方具
客曰侂胄必以奏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
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
心焉封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脩國
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刑部兵部既開敗劾相屬累使
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
皆畏侂胄莫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
具奏乃罷侂胄并陳自強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
論駁侂胄乃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命爲簽書樞
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錄院脩撰詢立

爲太子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太散隔牙二關
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
未克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覈其尺籍
之闕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旣通之後常如干
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智勇以備
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嘉定
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右丞
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丁母憂歸治葬太
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容訪二年以使者趨
行急乃就道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

宋史卷四十四
落起復雪趙汝愚之寃乞褒贈賜諡釐正誣史一時僞
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
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十四年賜家廟祭
器寧宗崩擁立理宗於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
使進封魏國公六辭不拜因乞解機政歸田里亟出關
帝從之寶慶二年拜少師賜玉帶勸上傾心順令以事
太后力學脩德以荅皇天眷祐以副四海歸戴紹定元
年上太后尊號拜太傅八辭不拜夏得疾累疏勾歸不
許都城災五疏乞罷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復賈
六年將拜太師三具奏辭乞免出命不許乃拜太師依

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公又三具奏辭紹定五年上
疏乞謝事拜太傅未幾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
乞解機政依前太師特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克醴泉
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
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戶部支賻贈銀絹以千計內
帑特頒五千匹兩遣使祭奠及其喪還遣禮官致路祭
于都門外賜燾佩玉黹纁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
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拔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
之道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
未肯以使相與之況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

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閫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旣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士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

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志翊運定策元勲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群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披清之無荅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群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爲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

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差遣國
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
譟廢濟國公事見皇子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
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崩丞相
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卽帝位授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權工部郎兼崇政殿
說書帝問外人因閣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之言禁中
服用頗事新潔者帝曰故事月進鞵數兩朕非敝不易
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
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澣革烏屢補

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寶慶元年改
兼兵部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仍
兼史官說書樞密院編脩官二年權工部侍郎暫權給
事中進給事中升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紹定元
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升兼脩國史實錄院脩
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參知政事兼簽
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彌遠卒命清
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旣親總庶政赫然
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
翁崔與之李稹徐僑趙汝談尤焞游似洪咨夔王遂李

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爲
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
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上疏乞罷不可拜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疏乞去
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及聞邊警
密疏恐陛下憂悔大過以汨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嘉
熙二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
賜楮十萬緡爲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淳
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

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
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亦疏乞歸不允
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
國公居無何喪其子士昌決意東還又不許拜少師奉
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賜玉帶更
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
爲英明故能脩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
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
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帝褒諭之
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

沿帝從之蓋異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甫退則中使接踵而至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爲之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韓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韓遂往於是戰于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依前太傅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

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面併軍分頭日以節廩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覈其犯科者追理呈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罷如池之鴈汝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金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十年進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

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
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
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
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
力辭有事于明堂有旨閣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
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為
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
累奏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克醴
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
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諡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
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
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
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
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
遽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
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藁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與
彌遠議廢濟王竝立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
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
間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

軍司戶參軍十六年差克京兩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十七年升幹辦公事實慶三年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加其官權知棗陽軍二年遷軍器監丞兼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三年棗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鄆縣男賜食邑以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六年遷刑部侍郎仍舊職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

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因詞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閩協謀犄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旣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旣慮其始必慮其終謹而審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

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
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
守不移之愚上迂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迂旨則止於一
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爲異同爲
之力求去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並進復上疏乞
黜罷權兵部尚書不拜乞祠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
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
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見力辭權刑部
尚書引見疏言結人心作士氣覈實理財等事且言今
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乞祠以前職知平江

府以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而歸進寶章閣學士淮
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旣內引賜便宜
指揮兼湖廣總領兼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華文閣
學士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依舊沿海制置副使兼節
制光黃蘄舒乞免兼總領從之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
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又
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嵩之帥師
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達以其棄城也二年
黃州圍解降詔獎諭拜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恩疏視
執政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

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兼督視淮南西路軍馬兼督視光斬黃夔施州軍馬加食邑城黃州十一月復光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荆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復信陽以督府未拯淮民之饑六月復襄陽嵩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自是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又旱乞解機政地震屢疏乞罷免皆不許淳祐元年進玉

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邵西夏書例以不敢聞于朝還之二年進高孝光寧帝紀孝宗經武要略寧宗實錄日曆會要玉牒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國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

夫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
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劄而改官者
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
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釀恩異賞
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
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
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羣奴僕而得之乎徒
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
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
匱於應辦軍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日一則督府二則

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
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
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
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
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
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
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爲
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
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
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

宋史卷四十四
列傳
三
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元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蓋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霄旻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續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勲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

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爲公論所不容居間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春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遺表上帝輟朝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諡忠簡以家諱改諡莊肅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奪諡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魏巖
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汛掃中土以還天子魏貌甚偉廣
穎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遇
魏巖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
耳吾弗願也魏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
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嘉定六年
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爲廣德
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
全者郡捕繫之獄魏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爲反者解說
族矣魏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傳於法顧法
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

憂去魏攝通判州事歎曰桷誠枉人今不爲出之生無釋
矣乃爲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桷獄紹定二年遷
鎮江觀察推官明年春入爲主管刑部架閣文字秋兼
權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特差權通判鎮江府至州會
全叛涉淮臨大江大府急發州兵魏卽日將兵濟江而
西全遁去乃還五年丁母憂端平三年差通判蘄州辭
嘉熙元年召赴都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
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謀守尉闖不出魏騎
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
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爲亂也魏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

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差克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軍器少監依舊提點刑獄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都督府參謀秋流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歸焉當是時宋與金爲鄰國而襄漢揚楚之間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爲群盜浮光人翟全寓黃陂有衆三千餘稍出鹵掠槐令客說下全徙之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間又享賜之用爲裨將於是有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四年進直寶謨

文閣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府日夜徵發民且困槐爲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不匱淳祐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師軍中肅然三年進秘閣脩撰四年召入奏事遷權戶部侍郎賜紫進集英殿脩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軍政弛弗治乃爲

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爲精兵六年召至闕辭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辭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宰相移書槐曰國家方用兵人臣不辭急難公幸毋固辭槐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阯及符奴月烏流麟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阯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七年進寶章閣待制八年遷工部侍郎職事依舊兼轉運使九年召起闕封定遠縣男遷

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讀升給事中上疏請抑損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羣臣奏事少與法違憚槐不敢上兼侍讀進寶章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辭進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侯十二年爲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元年權參知政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觀乎上疏請行頓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爲岐意者

荀以臣爲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卽臣不足與軍旅之事
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曰卿用槐槐言事無
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爲容悅帝問糴民粟積
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
先垂意根本帝問脩太乙祠則對曰土工游起民罷於
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
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宜拔
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爲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
用深爲朝廷惜此苟非姦表皆願爲昭洗勿廢其他善
又遷謫之臣久墮遐方稍稍內徙今得生還顧費用可

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
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爲然務先大體
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
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善政者三帝
曰胡爲善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
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
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
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表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
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
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群

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爲佞帝躡貴之竊
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爲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
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
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
見極言大全褻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
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褻
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
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旣罷出卽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
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
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追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

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
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固辭
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旣夕天
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庵婦人出爲諸生說允
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
少師諡文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賻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
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太學
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
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

戒媒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閫六
事同番易湯巾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
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秘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善
輔專問帥獎用介直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
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
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
巨姦奇表蠱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
葉易搖草竊姦究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
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
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民湯
願獻田學官妻子離散夢鼎遂還之毀萬載旗甯村淫
祠塞其妖并召赴行在丁本生母憂十一年免喪拜司
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爲
好名中傷旣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
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設間去者屢召而不還
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秘閣江西提舉
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
贓之寃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陞對言國論主平江
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
書進講尚書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

兼權禮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
祭酒升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尋兼侍講丁母憂
五年以集英殿脩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
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
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關決疑獄景
定元年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
賜寧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
遷兵部尚書兼脩國史兼實錄脩撰遷吏部尚書五辭
免請祠不允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
許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七

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
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
鼎以爲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
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
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脩之日
乞解機政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卽位
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
事加食邑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
閣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燦必不來
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

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
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
咸淳三年再召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
佐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
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
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懋
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
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强
卽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
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

矣似道曰爲官不得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
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
乞閒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
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免留之詔
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
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
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
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
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
省道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

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克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克醴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幸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唵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耻事夫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瀛國公初卽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極民廉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

二年益王卽位于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大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貧力學旣冠里人聘爲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菽藿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授需次六年寶祐元年召赴都堂審察辭至池以禮師諸生二年調主管戶部架閣三年遷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

策言龜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迂遷秘書
省正字四年充煇提舉史事辟爲史館校勘初丁大全
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鈎致之廷鸞不爲動試策稍及
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壘往羈焉廷鸞素
厚持壘且同館不虞其謀也密露大意持壘給曰君猶
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
何敢不力持壘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
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廂貌士索奏藁藁雖
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
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
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
疏疏上卽行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
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映聞館中又
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
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安吉州兼權樞密院編
脩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
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過
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遷樞密院編脩官兼
權倉部郎官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三
等一再乞外補不許廷鸞論貢舉三事嚴鄉里之舉重

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之不可得者權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免兼左司輪對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權直擢秘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入奏言太史必當謹書災異願陛下翁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豫防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郊之說進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

人程奎污穢詭秘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為大全黨不當通判江州朱熠不當知慶元府及為制置使林奭趙必遜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詞頭兼國史實錄院五年彗出上疏極言天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院咸淳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奏

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爲也兼權參知政事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江安撫大使上疏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慶宗初年詔詢故老專以脩攘大計邛之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請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詞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色熙寧室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

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瀛國公卽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齋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旣著故當時不樂嵩之繼也因是起復群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葉夢得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宋史卷四百十五

編

前書

輪

有罪

圖

不味軍

張

宋史卷四百十五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復

黃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

庚辰丁丑年重冬

宋史卷四百十五

傳

一

二

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
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隄
壞卽下流南港爲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爲
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
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僞學目之又言朋黨之敝起於
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
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機鬼之俗
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二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爲部
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祕伯成言天下
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

歲月旣久罅漏浸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徼倖圖
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
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
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壞
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
之出爲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
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
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
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
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歲以資敵人驅降附以

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戰守之
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
周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
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
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思爲戒李壁謫居
撫州伯成言侂冑之誅壁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
也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
言彌遠謀誅侂冑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冑誅而史代
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
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

除小者何必乖異拜左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
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
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戒私左遷權
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
歸葬建陽乃雪其寃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
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
於圖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
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
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獄具請
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莆拜

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
理宗卽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錫金帶伯成辭免乃
遂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
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從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
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
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
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
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
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無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
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

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
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
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群
裴度戚里諸賢皆爲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
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爲言者萬一死於瘴癘
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
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
效其謬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
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
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

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諡忠簡

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爲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格

克之禁蠲營運之逋其傲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廩給之稍優者而強以虛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撫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黜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傲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滿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持節

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繳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造直煥章閣爲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克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謚

端獻社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文二
十四卷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爲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搢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爲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耻奔競故位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隨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黃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一歲而孤外大母杜教之

淳熙五年舉進士授祁陽縣主簿邑民有所僧爲盜且殺人移鞠治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點刑獄爲大同且爭之甚力已而得真盜大同薦之調柳州教授又調靈川令會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略司選疇若條畫招捕事宜疇若謂湏稽原始亂爲區處之方再任嶺外用舉友改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崎零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用錢三十餘緡爲民代輸兩年諸司舉爲邑最官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元年都城火疇若應詔上言曰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歛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

狀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兼皇弟吳興郡王府教授遷太府寺丞又遷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兼資善堂說書遷著作郎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爲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於前善爲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韓侂胄敗疇若上章劾去帝批其奏曰卿懷忠盡朕固知之疇若遂疏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旣罔功罷不更置疇若奏以爲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乞檢會前奏亟詔大臣科條人才爲宣撫使帝卽日以丘崇爲江淮制置使尋遷疇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朝

廷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侂冑首詔令臺諫侍從兩
省雜議疇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敵國人譏
其有失國體疇若奏今帑藏無餘歲幣若必睥睨於百
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爲撙節逐年椿積遂置
安邊所戶部侍郎沈誥條具合節省拘催者疇若復乞
依仁宗孝宗兩朝成訓凡節省事在內諸司選內侍長
一員令自行搜訪條具來上在外廷三省則委宰椽樞
屬六曹則委長貳事干浮費者聞奏又乞以官司房廊
及激賞庫四季所獻并侂冑萬畝莊等一併拘椿旣而
內廷及酒所減省議參格獨得估籍姦贓及房廊非泛
供湏五頃總緡錢九百一十三萬有奇外椿留產業每
歲又可得七十一萬五千三百餘緡疇若乞令後省類
聚更化以來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聞付之中書都
城穀踊貴詔減價糶椿管米十萬石於是淮浙流民交
集臨安府按籍振濟僅不滿五千人以三月後麥熟罷
振濟各給糧遣歸疇若謂此實驅之使去耳遂奏乞令
覈實近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有未能歸者更振
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旣破又無贏貲必難遽
去仍與振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振濟至六月乃止帝
以蝗災令刺舉監司不才者疇若同臺監攷察上之又

言湖廣盜賊固迫於饑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風峒
寇實由官不爲決訟所致宜戒湖廣諸司申明法禁爲
賊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峒官巡尉侵漁權戶部侍
郎金使告主亡差克管伴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
多至是折閱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郡縣科配
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詔
令侍從臺省條上所見疇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
之常也曷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
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
寬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質朴屏絕浮薄之論乞撥買官

田克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戶察一員專監安邊所
帝皆是之因面求補外退上章降詔不允又連疏勾去
會旱蝗復熾御筆令在朝百執事條上封事疇若奏官
更苛刻科役頗併賦歛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冊皇太子
差克引見禮儀使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吳曦
叛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擇人故
輟疇若以往三辭不允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屬軍
民利病吏治臧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
若亟命榜九邑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救命差注者悉
罷之爲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

別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又糶米十五萬石有奇足廣惠倉之儲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疇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言彌兩羌遂乞降四年董蠻合其部族入寇犍爲利店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疇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權免平戎莊是年炭估麻租令莊子弟卽日上邊爲守備會嘉定關守蠻窺利店無備遂入寇疇若復選西軍欲且往防石牒轉運司折支不報蠻再犯龍鳩堡轉運司始頗從所請蠻復到龍門隘知有備乃退進龍圖閣待制依舊

知成都府大使司之師出東路提刑亦徵兵二垂告警叙南之報復急兩路震動疇若亟移書兩軍俾速還師守險爲後圖西師遂退守沐川旣而疇若兼制叙州兵甲公事旣得專行益嚴守備蠻首昔丑竟降朝廷賞平蠻功進疇若一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穉髮櫛如乞棟留移屯西兵義勇以防竊發以救偏重更用東南賢士使蜀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爲東南監司庶杜州縣姻婭之私輕取錢引貼期之費以紓民力皆抗疏請于朝乞力行之復念大玄城乃張儀所築高駢所修圯壤歲久復修費重乃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爲

修城備疇若以制置使留漢中則護諸將爲得宜召赴
行在入對延和殿遷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八年四
月不雨詔求直言疇若條具三事首言比稱提楮幣州
縣奉行切迫故因坐減陌被估籍者衆乞與給還乞蠲
閣下戶畸零稅賦乞振贍雄淮軍之乏尋皆行之落權
升左庶子仍兼修中權太子詹事疇若引范鎮故事乞
歸田里十年春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進
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改提舉鴻慶宮關外軍遺
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仕所著
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進故事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爲吳
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
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
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
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
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
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桐廬
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
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
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雲

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
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
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叅知
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
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
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
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楊失
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
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韶卒以
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

贈太師越國公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
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
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旣得妾察
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
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卽
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
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
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
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
旋父若有子女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

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士
孝宗更名稹時洪邁得稹文爲之賞激謂南康軍教授
轉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嘆獎偕遊廬山相與酬倡萬
廣東帳司未上服父喪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且
語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報國矣丁母憂免幹辦京西
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論改大學錄明年遷武學博士
又遷諸王宮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
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克
博士其教養之規稹所論建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吳

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請叙復
軍功之賞以立大信杖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
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
害而請顯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
征歛之害與無罪而籍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
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
怨而致旱明年又論謀國者欲以安靖爲安靖憂國者
欲以振厲爲安靖自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
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
禦之備最後言事無成規者皆不可爲意向不明無以

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報應不亟無以趨事機
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番易柴中行去國種賦詩送之
迂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金華徐僑書論罷提舉千秋
鴻禧觀父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爲常往往棲寄僧
刹種命營高燥地爲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
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爲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
以識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旣
成橫經自講人用敢動邑令有賄聞者劾去之籍其財
以還民都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緡厲民爲甚前守
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種疏于朝悉罷之會常平使有言

種不欲辨卽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
七人爲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種性至孝父疾願損已算
益親年疾尋愈真德秀登從班舉種自代沒又爲銘其
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
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玉府曰藥山弟和字祥仲開禧元
年進士爲上元主簿大闢祠宇祀程顥真德秀爲記之
知德興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
候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旣卒哀毀踰
制嘉定四年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

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
崇寧縣獨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簡州改隆州
未上會金人犯闕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
擢李臺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
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
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
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吳彥
者緘增牒於善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
服有獻議招秦鞏大姓於臺者衆多從史獨公許謂山
東覆轍宋遠反覆論難臺從之其後趙彥呐開閩復行
其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
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應詔
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
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論對言志上仁人
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爲朝廷立綱紀而
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
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擢言不得
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自此同類
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
矣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初爲邪說

蔡錮言者公許應詔曰群臣忠告者衆而聖意確不可
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以大舜無藏
怒宿怨爲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我太宗
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
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爲覘劾去差主管雲臺觀
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宗勉入相
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
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
公許奏乞還言官俾安厥位旣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
臺諫謝方叔王萬及磊卿相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

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爲弗靖陽爲遷除陰奪言
職此中外所以怏怏遷將作少監大旱應詔䟽時事四
條又言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時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
易楮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
省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
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
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兌
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一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
各有等第度幾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徑揭黃榜公許
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朝廷出命而宰相擅行如

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宗勉及叅知政事
 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祕
 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方
 請外為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論罷尋以直寶謨閣知袁
 州請蠲和糴之半改命郡吏部總所綱運而厚其貲免
 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
 安之為諸生講說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
 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耻與為伍之語遂以舊
 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為伍耶退處
 二年召赴行在屬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益憚公

許密東韓祥喚殿中侍御史王贊奏罷召命帝雖曲從
 而意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
 公許入奏不可不堅疑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
 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
 三制皆公許為之兼權中書舍人時一相尚遜機務多
 壅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
 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
 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近所
 廢斥朋附為欺之臺察克其選同時任言責者雖心迹
 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議則同一人杖杖之

驟若是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缺之復况近者言官
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丰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
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改紀之初所為錯繆
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卧帝見公許疏稱善且言
基先之用太早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
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曰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
右丞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
範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漢弼類風淫未疾範亦疴弱多
病諉曰天命猶可也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
發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并四體變異之狀使人為之

雪涕不已六館諸生叩閣籲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獄鞠
勘謂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蒞其事
盡情研究務使得實集議朝堂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
入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與篋奏乞置獄天府帝從
之公許繳奏與篋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
董之詔殿中侍御史鄭采采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
論莫不偉公許權禮部侍郎差克執綬官鄭起潛劉晉
之及陳一薦以臺臣論劾遷謫公許疏其附下罔上之
罪乞下各州軍嚴行押發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輿
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士

昌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詐以死聞清之造闕號泣請于
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冗雜糅
恐其積習沉痾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
內祠待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許疏示
清之項容孫以罪遣還家道死時叙官復職公許駁奏
命遂格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嵩之免喪以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臺諫給舍交章論奏公許疏乞睿
斷亟下明詔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燦正言李昂英以
論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自繳士
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

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實章閣待制知
建寧府諫議大夫鄭采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
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
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
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貨財興繕逐諫臣開邊
釁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
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
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鄉庠教選而
更張之爲士亦當自反未可盡歸咎朝廷也今行之始
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旣出之令今士子擾擾道途

經營朝夕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
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
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遙掖皇皇市廛敢
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
樂授藁殿中侍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叅知政事吳潛奏
留之帝夜半遣小黃門取垓疏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
不宜去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敞等
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論垓朝廷尋授寶章閣
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嗟悼進龍圖
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冲

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如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
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
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
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
撫州司法叅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會極題金陵行
宮龍屏迂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窘極甚必元釋其
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叅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堂云
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
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葛家李遇奪民

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爲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
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爲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
周民山亦爲直之言于州曰區區小官罷去何害人益
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剽至
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脈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
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鯨
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
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卽位以直
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積
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其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

尊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樞密副使節之玄孫後爲鎮江
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官差幹辦諸
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
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叅議官遂過江
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卽遺金爲歸資從者如
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
妄曰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
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
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

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
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
凜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有未至遷右正言尋拜殿中
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叅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
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
取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
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添
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嚮一
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闡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
用練兵擇將才計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

之遷戶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暫兼權
侍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煥章閣待制
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文
閣待制知慶元府改知太平府以論罷進顯謨閣待制
知泉州改温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
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
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
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爲文雅徒無世俗浮
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
賢否不可不辯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

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
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
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論曰傅伯成晚與楊簡為時著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
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討李
全蓋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積以通問徐僑獲罪其人
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積者
也程公許王遂謙論疊見豈不偉哉

宋史卷四百十五終

宋史卷四百十六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

開禧書局有宋國錄國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吳淵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穎

冷應徵

曹叔遠

從子

王萬

馬光祖

吳淵字道父祕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
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

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
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
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
遠爲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
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
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
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
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
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茶
鹽司幹辦公事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

辦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楊子縣兼淮東轉運司幹
辦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爲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
官兼刑部郎官再遷祕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
閣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
盜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
功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
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
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
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都大提點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
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
書引咎異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
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
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
權戶部侍郎再爲總領兼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
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璘蓋淵所薦者也遂仍
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又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鎮
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
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
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贖濟之使之什
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
內肅然無敢譁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
知慶元府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
不赴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
使會歲大侵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
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
海諸州軍許浦澈浦等處兵船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
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提

舉太平興國官未幾改鴻慶宮丁母憂服除進龍圖閣
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爲沿江制置副使兼提
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斬黃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
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
禽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
發運使尋兼知平江府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四十二
萬二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
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
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
府兼三都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斬黃之事凡初司

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岩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
十二小峇圍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脈絡貫通
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
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
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徙知福
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元龍劾
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乞祠以本官提
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
領江淮茶鹽所轉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
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

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
北京西軍馬錢糧淵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于
白河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知政事越
七日卒贈少師賻銀絹以五百計淵有材畧迄濟事功
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與羅織之獄籍入豪橫
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
庵文集奏議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
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
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

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
招進軍克制置司參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大
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
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
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
下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乎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
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麤人斥
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備有所重偏
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
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

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廼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

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聖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幕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蓋擣興元大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

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害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歛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迺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嫌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迺有此人玠又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

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
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
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
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
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
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
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
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
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
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來康避地雲頂世安厚
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
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
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
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
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
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
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
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
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
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

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
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
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又假便宜之權不顧嫌
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
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
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齊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
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
殺

汪立信澈從孫也立信曾大父智從澈宣諭湖北道六
安愛其山水因居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
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
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闔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辟沿
江制幕知桐城縣未上辟荆湖制司幹辦通判建康府
荆湖制置趙葵辟克策應使司及本司叅議官葵去而
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既
罔上要功惡閩外之臣與已分功迺行打算法於諸路
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擊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
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卽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
迺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
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日方艱難時趙

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櫛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癸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癸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擢京西提舉常平改知昭信軍權淮東提刑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提舉江東常平權知常州浙西提點刑獄明年冬卽嘉興治所講行荒政尋改知江州充沿江制置副使節制蘄黃興國軍馬提舉饒州南康兵甲升江西安撫使乞祠祿差知鎮江尋克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爲變以潭爲湖湘重鎮勅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果賴其用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以道謂今天下之勢計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

工之口也而廼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
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非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
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
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
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
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
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
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
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
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
二府以蒞任得其人幸然之勢此上策也又尙聘使無
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
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
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衝壁輿視
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
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耿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
十年大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
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
廬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卽日上道以妻
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

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日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帥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道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

者二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以光祿大夫致仕遺表聞贈大傅大元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顏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浸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共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

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畧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進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罷起為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又以監察御史胡泓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丘崇又論罷起知安慶府知黃州遷淮西提點刑獄兼知黃州加直寶章閣仍舊職奉鴻禧祠特授將作監京湖制置參議官進直煥章閣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遷太府少卿大理卿

進直龍圖閣合州告急制置使焉光祖命士璧赴援數立奇功帝亦語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進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仍舊職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夾江為營長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楊州移賈似道以樞密使宣撫六路進駐峽州檄士璧以軍事付呂文德士璧不從以計斷橋奏捷具言方畧未幾文德亦以捷聞士璧還峽州方懷傾奪之疑尋辟為宣撫司參議官遷湖南安撫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撫司參議官加右文殿修撰尋授權兵部侍郎

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項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
將元良哈解兵自交趾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璧
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以
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事
聞賜金帶令服繫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餘依舊職似
道入相疾其功非獨不加賞反諷監察御史陳實待御
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
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
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敗知青水
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遠謫及文天祥起

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祐元年三月詔追復元官
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錄
用其子孫詔從之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父璲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
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事見趙范傳穎
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已每加賞
鑿成童卽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
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
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
衆志嚮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于朝以賞禱官五

年登進士第卽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
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卽家置司牲不喜邪佞先惡言
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
夙所畏事頴撤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
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
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頴甚善其
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
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
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成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
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

頴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至則其夫如柱
而黑色載以闌檻頴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恠
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旣及期蠢然猶象蛇耳遂殺之毀
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
贈四官頴爲人正直剛果博學彊記吐辭成文書判下
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
驚嘆臨政善斷不畏彊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
頴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浙獄頴曰
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爲之默然
冷應澂字公定隆興分寧人寶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

簿卽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請主簿
尤爲楊長孺所識拔調靜江府司錄叅軍治獄平恕轉
運使范應鈴列薦于朝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
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歎棄孩滿道乃下令恣
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
事風厲餘邑通判道州入監行在樞貨務遷登聞鼓檢
院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
縱豪吏漁獵峒獠遂大爲變偏城六十里而營應澂未
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
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

感悟欲自歸惑謀主不果衆稍引去應澂知其勢解卽
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猶十餘人乃請諸
監司歸郡之避難留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初經畧
雷宜中意應澂必以濟師來請及是歎服亟上其事薦
應澂可大用屬縣租賦諉道阻久不至郡應澂爲之期
曰首輸者與減分未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
事凡諸綱官廩稍軍券前政積不得者悉補還之上下
欣附應澂亦極力摩撫與爲簡便期年報政奏罷抑配
鹽法及乞用褚綫折銀綱等五事以紓民力詔就升本
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首刻守令貪橫不法

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祕閣時經略使陳宗禮入
爲參知政事帝問誰可代卿者宗禮以應激對旋召爲
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
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叢
劇應激卽分時理務不擾不勸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
惜官物當如已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
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卜望之吾師也自
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
屢平大寇未嘗輕殺笞杖以降亦加審慎至其臨事輒
斷雖勢要不爲撓奪後卒于家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少與于陳傅良登紹熙元
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爲國子監主簿韓侂胄能通判
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勢
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
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
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嘗編永嘉
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咸角孫卽皆登進士第族子幽
齋字西士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
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
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

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
浙西提舉常平而陳和糴折納之敝建虎丘書院以祀
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
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
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
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迂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
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
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子
愉老亦登進士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閩萬因生長濠州少忠
侂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書吏部架
閣文字遷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
當路多知其人豪也咨問者旁午鄭清之初謀乘虛取
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大元兵壓境三邊震
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
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
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徧告大臣要官謂長淮千里
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當併
兩淮爲一綱闔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爲

肝胎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度濠之西爲安
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
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
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
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
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
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大規撫可立論用兵則謂
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
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
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
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
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
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畫此無地無田不耕則歸附
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又謂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
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楊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
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
縣江司兵戍蘄黃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
而皆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
械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軍兵行此
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

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
兵不屬將徃徃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
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
及請寬邊民請團民兵請援浮光請邊民之能捍邊者
常厚其賞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後兵興用窘履私
之令行則又言之廟堂曰今名更化可反爲故相之所
不爲乎其他敷陳徃徃累數萬言其自任之篤切於當
世如此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六年兼權屯田郎
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而思之凡
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

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求求勿替天
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
立斷吏無所售徃徃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
肅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
編修轉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
遷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
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
再三論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
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
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

已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然當時論相之事已決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卽日還常熟寓會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叅議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蒿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書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而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真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軍器監主簿差克督視行府叅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詔從之加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暫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

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弼言罷後
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
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
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戶部尚書兼知臨
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
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
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
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
閣尋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卽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
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
直若給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
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
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
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
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
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
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樽節費用
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爲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
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
要害邊賴以安其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

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文明日又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叅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光祖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之為京尹則剗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論曰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而志不克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矣向仕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穎好毀淫祠非兵中之無慊不能爾也冷應澂安邊之才曹叔達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建今遺愛猶在民心

可謂能臣已

不具 慶元 年 歲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some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宋史卷四百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開禧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都總裁院等修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 允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祕書郎

爲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
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
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
破斬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
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尋遷宗正少卿
祕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卽位行簡貽書丞
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
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
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
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
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擿其一二欲
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
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擿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
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
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
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
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
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
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
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

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因論列而去有
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
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
罷而鑄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
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
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
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常移御清燕殿
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辭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
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
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
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
承小人縱有盡忠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
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
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
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近習貴
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
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
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
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檢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
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

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
聞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
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
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火災求言乞取其切者
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其當慮者有五鄭損
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
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
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
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帥然
後明指殺青者之姓名得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
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
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
敢愬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
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
散財殫非凶賊又安之地當日夜爲鴟張之計揚州城
堅勢壯是以坐觀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
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
兵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
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未
必有長筭深謀直剽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

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

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關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

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荼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北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河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

者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閣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閫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

並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上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曾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考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主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

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說書又遷祕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叅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

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
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爲相直
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
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
士歷官爲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
郎官遷祕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祕閣夔路轉運判官
移潼州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曰錫從之遷軍
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禮部侍郎
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

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
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權禮部尙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
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
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
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尙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克四川宣撫司叅贊軍事兼給事
中遷吏部尙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
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
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焉嘗不速

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披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克縣伯八月拜叅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

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陽時邊烽火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繼進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此河以拒葵麾軍淮擊揚義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傳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陷蘄州者至又長數十騎出山椒葵帥揚大城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日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上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

人雖歛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喚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肅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祕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穿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柰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聞而君畫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將毬射與制置使會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爲擅遂奉祠三年起爲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

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
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
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
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刲服雜藥以
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
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旣破鹽城反稱陳知縣
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欵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
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
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
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葵又聞遣二吏入山

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闡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
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
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闊畧則自此人心解體
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葵非欲張皇主事
啓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之言翻然改
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
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賊
則豈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
可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
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

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爲國之臣子爲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安矣又言於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爲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君相卯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畧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欲望特發剛斷各其爲賊卽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彌遠猶未欲興討叅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爲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叅議官顯穎之兄也拳力絕人方在襄陽每出師必使顯及葵各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檢校太尉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言甚多全無以對讐乎

抽矢向葵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
事見全傳進葵福州觀察使在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
八月召封樞密院稟議受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
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授淮
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
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
朕甚嘉之葵頓首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
乎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
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
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夏行師汴隄破決
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
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牖兵多溺死遂潰而范上表劾
葵詔與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
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置使
二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
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
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葵上疏曰移
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
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

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
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戮難效命守封
是以孝事君之克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為人
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
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
服居廬乞從葬制又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
適丁家難閔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爲忠所不
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矣親恩不報
寢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
伸苦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
不應數月而除也及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
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
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
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
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旣當
任之旣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
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
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
勅游繫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拜知樞密院
事兼叅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叅知政事督視江淮

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
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
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爲觀文
殿學士克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
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
荆門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衣舊職
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
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
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
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宮留
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
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
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
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
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
隕如箕贈太傅諡忠靖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
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
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斬黃而君攻唐鄧何也
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斬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

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
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
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义長與弟葵
俱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葵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
直祕閣通判揚州十六年為軍器監丞以直祕閣知光
州十七年入為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
知鎮江府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
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
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
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

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剗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
及籍牢城重役人克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
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
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
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
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
勲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
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
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
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

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伴劉瑋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與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簿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

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
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
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且決之曰今上自一
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
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
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
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
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
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旣責范
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

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
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
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
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
宋鼎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
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
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
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
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
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

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青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

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
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
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
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
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闡以張吾勢賊將不
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
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
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
猷閣准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
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

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
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
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遠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
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臯無益也朝旨乃許范
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善湘書曰
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
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
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
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侍郎進工
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黃州尋兼淮西制

置副使未幾爲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仍兼沿江
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
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
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
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
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
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
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尙四萬七千有
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
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自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
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
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
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
府後卒于家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
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
或者猶恐前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
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息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
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
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

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畧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赦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爲命官鞠獄立賞捕姦罪人未得忠寃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爲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如法官蠖濩之邃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徃徃規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爲兩淮謀者有五一日明間諜二日修馬政三日營山水砦四日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日加重遏絕遊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叅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叅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

愛身直德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
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闕寺驕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人孤立之
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
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
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過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
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
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
未必去耶方叔得書有赧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
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大學生池元堅大常寺丞趙

崇潔左史李昂英皆論擊允升采臣而讒者又曰天錫
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
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
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大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
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
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
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職罷祠後依舊職
與祠起若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
元請更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叙復官職

度宗卽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
道恐其希望諷權右司郎官盧越左司諫趙順孫給事
中馮夢得右正言黃鑄相繼請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
使呂文德願以已官贖其罪咸淳七年詔叙復致仕八
年卒特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讒余玠之類
是也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諫范鍾潯似同在相位
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
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
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葵材館之士卽其偏裨之將
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旣老而衛國之志不
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
玩好丹劑爲人主壽坐視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身身者四百七
獨 二

二

六
終

